三江源的六月鲜花

辛　茜



寒冬过去，冰山融化。

每逢六月，紫花针茅、禾本科草慢慢变绿的时候，青海三江之源才会在渐次盛开的鲜花中迎来夏日。

此时，雪山是这样的宁静安详，源自青藏高原古海洋的格拉丹东冰山群高耸入云、形貌优美。直射的阳光，让烛台般凝固的冰凌滴答作响。变成水、变成溪流、变成湖泊，再变成泱泱大河，让适应高寒气候的植物，接受野性的智慧与韧性。

漫步荒野，银装素裹的布喀达坂冰山下，垫状点地梅、藓状雪灵芝、玲玲香青，像积雪布满草原；藏菠萝花、柔小粉报春、唐古特红景天，为苍茫大地染上了粉红胭脂。紫花黄芪、桂竹香、缘毛紫菀，似紫色迷雾缓缓飘散。玉簪龙胆、久治绿绒蒿、青海翠雀、蓝花卷尾鸢尾，像孩子们的眼碧蓝如海。

太阳高悬，冷风掠过我的面颊。这庄严和谐之地，仿佛完善而自足的世界，每一条小溪、每一棵小草、每一寸湿润的土地，都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积蓄能量，传递生命信息。

我几乎崇拜这里的一草一木。尤其在目睹雪山荣耀、西风狂飙，妖娆又勇敢的匍匐水柏枝从基部怎样密集分枝，顶着压力匍匐在地，抗拒雪雨风霜后，我更加热爱这片广袤之地的每一朵鲜花，每一棵草。

植物学家告诉我，这里少有蕨类植物，裸子植物也仅有山岭麻黄一种，但青藏高原特有种却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植物区系成分中占有主导地位。比如，珍稀植物羽叶点地梅、水母雪兔子、唐古红景天、西藏杓兰、油麦吊云杉、喜马红景天、西南手参；比如青藏高原上的四大名花龙胆、绿绒蒿、报春花、高山杜鹃。黄河源头的玛多县是天上的玛多，据说这里曾经有成千上万湖泊，境内的姊妹湖扎陵湖和鄂陵湖，高出青海湖千米，一直是黄河干流最大的两个淡水湖，纯净明艳的绝色之美，绸缎般光滑的粼粼波光，一直延伸至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之间的宽谷地带，两湖周围虽布满砂砾、植被稀疏，但最温暖的季节，也有同属蔷薇科委陵菜属的落叶灌木金露梅和银露梅与湖水相伴。青海人将这种或黄或白的小花叫边麻梅朵，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能够忍受零下50℃的低温。

我还见过高约 20 厘米、直径不足 30 厘米的大面积垫状植物雪灵芝、垫状点地梅、钻叶风毛菊、青海黄芪。它们是三江源头典型的矮化植物，世界罕见。短茎、密叶、小枝相依相偎，簇生紧致的模样是为了避免严寒气流来袭时，尖端枝叶和幼芽得不到水分干旱致死。让自己变得又矮又小，贴伏于地面，是因为无论花开花落，没有植物可以为它们遮挡风寒。

六月的一个阴雨天，通往岗什卡雪峰的路潮湿苍凉，绿白相间的多年生垫状草本西藏雪灵芝，紧贴在海拔 4000 多米的山坡上。紫气缭

绕、云雾弥漫，层层浮云坠在一起，像是托着千斤重担。空气越来越稀薄，太阳光也似乎苍白而发冷。我无法保持身体平衡，头重脚轻，眼仁肿胀，呼吸困难。此番前来，只为一睹水母雪兔子的芳容。此时，心心念念的我，终于站在了海拔 5000 多米的云海下。

雨早已变成雪，纷纷扬扬。一片冰冷的雪花，落在我发紫的嘴唇上。仰望空中，空气冬天般凛冽，凝聚着磅礴气势。许是我的诚心打动了神灵，感动了苍天。悬崖一角突然似被刀锋劈开，让我得见布满砾石的流石滩。云雾缓缓上升，一朵娇小的、孤零零的水母雪兔子，在一块形同屏风的片麻岩前披雪而立。它的身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沟壑，它的对面则是万众敬仰的祁连山主峰、海拔 5826 米的疏勒南山团结峰。

我激动得心跳加快，脚步踉跄。举起挂在胸前的相机准备拍张照片，却又心慌得调不准焦距。想往前再走几步，却被同伴一把拉住。水母雪兔子就是雪莲，又叫甘青雪莲花。它生长缓慢且数量稀少，全身被蛛丝状白色绵毛覆盖，静止不动的乖巧神态，宛如一只天真无邪的小兔子。细流般下垂，轻抚全株的花蕊，又让它似一只漂浮在海洋上的水母，既有植物的谦语，又有动物自由、可爱的天性。

太阳早起晚归。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寒冷、风沙、雨雪像技术精湛的建筑师，将生存升华为一种艺术，塑造着野生植物的样貌。火山岩、片麻岩冰冷粗糙，却给了生存艰难的植物一个隐蔽所，一个小小的生存空间。沉默中，我慢慢退后，退后，只把天穹的力量留在心中，化为耐人寻味的开始。

高原年轻的植物区系，生长着



青藏饲用植物、药用植物、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纤维植物、固沙植物等独特的经济植物类群，其中药性突出的是水母雪莲、麻花艽、唐古特红景天、黄芪、柴胡、大黄、冬虫夏草。1964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杨永昌先生前往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考察，在巴塘草原的一处岩石缝隙里发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花。他小心翼翼地采集下来，带回了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遗憾的是，所里没有人认识这株植物，更无法判断它的种属。

1979 年，被誉为中国植物界泰斗，中国植物区系地理学派奠基人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征镒先生来到生物研究所，在仔细辨认过这株植物后确定，这株身材小巧、花色黄绿清淡的植物属于五福花科，是继五福花科的四福花属和五福花属后的又一新属，其分类和进化与青藏高原地质变化有关。此后，他充满喜悦地和生物研究所黄荣富研究员一起，将这株中国特有的植物定名为“华福花”，意为“中华独有，华夏有福”。只可惜，探访青海高原植物多年的我，至今不曾与它谋面，只因它的分布区域相当狭窄，仅存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三个自然种群中，野外植株数量不足 200 株。

去年，一位叫扎西桑俄堪布的藏族朋友，在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黄河岸边拍摄到了华福花。这是首次在玉树之外发现该物种后的分布记录，可这究竟是之前科考过程中的遗漏，还是近年来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变化，使华福花的分布范围扩大了呢？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全球高山植物多样性高富集区之一，上千种独特而典型的高寒植物维系着三江源腹地的生态系统，被誉为“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对于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恢复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植物分类学的学科发展及科考活动日趋频繁，物种归并、新物种的发布、新分布记录的发表屡见不鲜。华福花是青藏高原脱离海浸而成陆地后进化而成的珍稀物种，是青海三江源区独有的植物之一，在科学研究上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虽然适应了青藏高原的环境，但仍然保留温带植物喜湿、通风的特质。此外，华福花这种惹人怜爱的花一向惧怕孤独，不但要求身边有车前叶报春、金腰子、珠芽蓼相伴，就

连离它不远的岩石周围，也必须有青海杜鹃、鲜卑木、金露梅等蔷薇灌木环绕，好让这位尊贵的公主，在众多常绿植物的簇拥下安全生长。这样说来，扎西桑俄堪布能在黄河岸边拍摄到华福花，应该是华福花分布范围扩大的结果。

野生兰科植物，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分布国实施抢救性保护的高度进化物种，也是一个地区生态环境良好与否的旗舰物种。波密杓兰本来只分布于西藏东南部波密县，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国特有物种，生长在海拔 4300 米的林下湿润处。2024 年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在三江源区内发现了三个居群约二百株波密杓兰，标志着波密杓兰首次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被记录，同时成为青海省兰科植物的新纪录种。当然，也同样说明了波密杓兰的分布范围和华福花一样有向青藏高原东北部扩展的可能。

青藏高原的隆起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在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和横断山隆升期间，部分祖先类群退守至它们最适宜生存的海拔 2300 米左右的林地，另有一些类群却固守高地，通过花冠的结构、颜色，植株的高度，主根的粗壮、肥厚，茎、叶的密被茸毛等外部形态的持续演化，逐步适应高海拔的极端环境。

有一天，我在一块极不起眼的草滩上，看到了连片的青藏高原特有植物唐古特大黄。这是一种看似普通却不断发生奇妙变化的神奇物种，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靖博士对它情有独钟。

唐古特大黄为蓼科大黄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干根和根茎有泻热通肠、凉血解毒、逐瘀通经之功效，是《中国药典》收载的三种“正品大黄”之一，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青海及甘肃四川、西藏与青海交界一带。但作为重要的植物器官，唐古特大黄的叶片完全不像青藏高原的大多数植物那么小巧精致。这似乎和青藏高原其它特种植物生长过程中，尽量缩小叶片减少太阳辐射、抵抗低温产生了矛盾。但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李文靖博士又发现，唐古特大黄的叶片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三维立体形态，同样能起到化解叶面光辐强度、减少消耗水分的作用，这就为科研人员研究如何提高高寒区植物水分利用率，避免农作物遭到高温伤害提供了新的方向。

发源于黄河以南夏德日山的隆务河，是黄河在青海东部的一级支流，自北向南流经同仁市、尖扎县汇入黄河。沿隆务河南行，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境内的麦秀林场石崖嶙峋，群峰叠嶂的高山地貌冷峻逼人。林场内原始乔木、灌木、草本植物高低错落，青海云杉、紫果云杉、白桦、山杨、祁连圆柏依山伫立。受海拔、自然条件影响，麦秀林场以温带起源的中生或喜温植物为主，又因生态环境的复杂性植被分异强烈，既有河谷草地，又有寒温性森林和高寒灌丛，且大部分是青藏高原隆起后的遗留物种，保持着完整的原始状态。

进入林区，草地清凉。草香、花香。雪莲、贝母、大黄、松香、冬虫草、藿香、紫花地丁隐秘于高山草甸、层层灌木。披碱草、蒿草中露出西藏杓兰的倩影。林场低洼之处，隆务河干流麦秀河婉转低徊，若隐若现。

几只娇小的山雀低空飞翔。一只好奇的旱獭从山上跑下，双手作揖，驻足而立，孩子般天真。它凝视的远方，山峰俏丽，云蒸霞蔚，百里香杜鹃、头花杜鹃瀑布般顺山坡倾泻而下。

我静静地坐在小河边，看着河水清澈细微的波纹，听着山谷间啄木鸟响亮的叩击声，感觉自己与酥油花、珊瑚花，与大黄、贝母、达乌里龙胆一起融入了这个世界，不再感到孤单。

沉醉中，一朵红若胭脂，低头沉思的花，在碧绿的草丛中显得格外耀眼。走近了，才知它竟是我仰慕已久，渴望见到的珍稀植物红花绿绒蒿。

红花绿绒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属罂粟科绿绒蒿，花色艳丽、形态别致，在海拔 2800 米至 4300 米的山坡草地，粗粝的山坡石缝、流石滩地，借助增厚的主根，变成尖刺的叶柄，全株细密的棕黄色刚毛顽强生存。在中国植物志的记录中，红花绿绒蒿的花茎及果实均可入药，有镇痛止咳、固涩抗菌的功效，可为人类解除高热、湿热水肿、肺部炎症带来的痛苦。

眼下，这朵看似柔弱，花丝条形，花药长而圆润的红花绿绒蒿，正从莲座叶丛中伸出，聚拢在茎上微微下垂，毫无忌惮地接受着我热烈的目光，对自己独有的嫣美毫不知情。随着日光慢慢偏斜，它越来越美，越来越娇羞迷人。红缎般丝滑的花瓣，在吸收了白昼热量，聚集起渐渐沉寂的微光之后，已调整好心态，准备迎接黑夜的到来。

红花绿绒蒿生性耐寒，千锤百炼出的遗传品质超凡脱俗、卓尔不群。它一生只开一次花，最惊艳、最妩媚的时候，也是韶华尽逝的时光。结果后的红花绿绒蒿，会用尽气力让无数珍珠般的种子在七至九月快速成熟。随后，在无法抵挡的衰竭与枯萎中失去生命，任由带着它体温

的种子落在冬季漫长、风雪弥漫的雪域高原。这种向死而生的繁殖方式，看似悲壮，实为高原严酷环境中进化的杰作，也是红花绿绒蒿能够成为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为二十余种高山昆虫提供唯一蜜源的缘由。

夕阳西沉，麦秀林场的树在风中呼啸。我担心这朵红花绿绒蒿是否受到影响，却见它仍低头不语，只随西风倒向一边。几分钟后，这朵美丽的花会融入暮色，再过几天，会凋零、会消亡。这命定的凄美，嵌入我的肌肤，怅然之情涌上心头。

野生植物，是原生地天然生长的植物，维持着当地的生态平衡和人类生活。可是，由于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珍稀濒危植物面临资源锐减、生境恶化、分布区域萎缩等诸多问题。

三江之源，博大宽厚，是万物生灵的家园，也展示了残酷的生存美学。雪灵芝用匍匐在地的身躯，铺就了自己的生存之隅；水母雪兔子在灰色砾石间绽放容颜；红花绿绒蒿在种子成熟瞬间走向死亡，如此极致的脆弱与超凡的适应能力，成就了植物的辉煌，诠释着生命的极限，也让青藏高原的人懂得了最朴素的保护伦理、生命哲学。当六月鲜花在三江之源盛开，草原上的红花绿绒蒿绝不会被人轻易采摘，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也会小心翼翼，免得不小心踩到路边野花心生悔意……

英国著名记者、作家、皇家地理协会会员卡罗琳·弗里 2015 年首次出版的《植物大发现：植物猎人的传奇故事》主要讲述植物猎人跨越数个世纪的探险历程及对全球植物传播的影响。此外她谈道："科学家估计，我们目前只完成了全球 3/4 的植物物种的分类工作。所以，植物猎人的工作远未结束。然而，因为我们之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植物引种时很少考虑这么做的影响，我们现在应该更加注重保护植物的栖息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曾经担任过《地理杂志》编辑的卡罗琳·弗里，通过对植物发现史的梳理，揭示了人类早期受经济驱动发现和利用植物，到主动关注植物栖息地保护，再到清醒地认识到植物与生态系统的关联对人类文明延续的保障。而卡罗琳·弗里这一研究结论，恰好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保护生物多样性，合理分享遗传资源，保障人类文明的长远延续这一宗旨相契合。在此，作为青海人，我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对世界上最后一个完整高寒生态系统、三江源自然生态保护区的敬畏？

走出森林时，一只翠鸟飞了起来，滑翔在缀满绿意的河谷上空。紫外线下变异出蓝色花瓣的久治绿绒蒿华丽，平静，忧郁，仿佛正在撰写人类未来的生存指南。我不禁为自己能够置身于这生动而原始的美、这悠远世界的活的存在而骄傲，更为漂浮于雪山峡谷的流云，遍地野花营造的生命之境感动。

（原载于《鄂尔多斯》2025 年 8 期，收入《中国 2025 生态文学年选》）

作者简介：辛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今日国土生态文学委员会委员。2000 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随笔、评论。出版作品散文集《眼睛里的蓝》《茜草为红》《一望成雪》《海心山》《鸟儿细语》，散文作品《燧火的赠品》《高原野花》，长篇报告文学《尕布龙的高地》《我的青海我的雪原》，长篇儿童小说《卡瓦的湖》。获青海省政府文学艺术奖、第二十届"百花文学"散文奖、第二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丝路散文奖"《北京文学》年度优秀报告文学奖。